

简体中文文字记录资料由香港贸易发展局提供，根据嘉宾现场发言/ 普通话传译整理而成，未经讲者审核。

主持人：下一节讨论环节是讲“中国机遇”。本环节用普通话进行。有请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启宗先生上台担任主持人。同时有请所有演讲嘉宾上台就座。

陈启宗：欢迎大家留到这个时刻，今天下午最后一个环节了。来到这个会场，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每一年最受欢迎的讨论，有关中国机遇。为什么谈中国机遇，因为中国实在太热了，所以我们将用普通话进行这一节会议。我们今天跟以往的形式有点不一样，以往我是把那些提问，投票放在不同时段，今天从一开始就把题目做了。

我们每年都是同一个问题，从历史回头看就发现很有意思，去年大家担心的议题不一定是今年大家担心的议题。去年认为最好机遇的不一定是今年大家认为最好的机遇。先来就四个问题进行投票。

第一个问题，你预测 2017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有多少？1、7%或 7%以上。(5%)。2、6.5-7%。(31%)。3、6-6.5%。(52%)。4、6%或 6%以下。(12%)。

好像你们对国家领导还是有点信心。在座台上嘉宾，你们同意吗？

王洪章：我投的是第二个，6.5%到 7%。

赵柏基：我也是投第二个，6.5%到 7%。

陈启宗：第二个问题，中国 2017 年主要增长动力在哪？1、财政政策 17%。2、扩张性货币政策 7%。3、内需增加 23%。4、迅速的城市化 13%。5、出口复苏 4%。6、经济开放与体制改革 18%。7、一带一路倡议 17%。

在座各位，王总你认为？

王洪章：我投的内需增加。

宁高宁：我也是。

赖小民：我也是内需。

赵柏基：我投的是城市化。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在那个里面，

是科技创新。我觉得那个是未来几年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陈启宗：但是这个问题是 2017 年，一年之内可以进展这么快吗？

赵柏基：我觉得非常重要，对推动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陈启宗：像什么的科技？是 Fintech 还是？

赵柏基：是几方面，Fintech 当然重要，移动互联网也非常重要。在全球里面，中国的发展肯定是在前面的。未来几年在投入对企业改革、可以带动很多的经济发展。

陈启宗：我也是投第三，内需的增加。

陈启宗：第三个问题，2017 年中国经济最大威胁是什么？1、特朗普上台不明朗的美国政策 35%。2、全球经济危机 11%。3、贸易保护主义 16%。4、房地产 14%。5、社会及政局不稳定 4%。6、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跟影子银行问题 14%。7、地缘政治紧张 6%。

这七条问题，我有点意见。第一跟第三太像了。再投一次，这次不能投第一点，特朗普上台不明朗的美国政策，只有第二到第七。

2、全球经济危机 12%。3、贸易保护主义 36%。4、房地产 20%。5、社会及政局不稳定 5%。6、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跟影子银行问题 18%。7、地缘政治紧张 5%。

看来大家还是对贸易保护担心。王总，你投哪一个？

王洪章：我投的是第二个，全球经济危机。

陈启宗：你担心什么？

王洪章：贸易保护主义也好，第二个以外的因素只是单项因素，不至于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威胁。全球经济危机应该说也包括中国经济危机，这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准确和正确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这是最大的威胁。

陈启宗：全球经济危机你是担心美国、欧洲还是担心亚洲？或者中国？

王洪章：现在大家都知道 2007 年到现在引发的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造成一

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危机，这不是哪个国家独有的。因为全球经济危机一直到现在应该说还没有结束，这个对中国威胁是最大的。我们现在还不断的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那是最大的威胁。

陈启宗：宁总？

宁高宁：第七。

陈启宗：你担心哪个地方地缘政治？

宁高宁：本来地缘政治没有那么严重。最近当然也是川普对台湾问题评论、对南海问题的评论可能使得地缘政治会更加复杂化。我不担心贸易保护主义，这个东西大家一定找到办法解决的。但是地缘政治问题，叫中国就是核心利益，如果处理不好，会有很大冲突。

赖小民：我投的跟王总是一样，全球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破坏有历史的教训。每次大的危机，拉远一点，1929 到 1933 年那场大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很大，包括中国。第二，区域的 1997 年亚太金融危机，使得台湾、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受到影响。另外到中国、巴西、印度金砖国家，重创了亚太金融体系，提醒中国要救助好银行，所以受到影响。还有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这场危机深度影响世界，中国今天 GDP 跌到 6.7%，这场危机有直接原因。这是有历史教训。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这是单边的。中国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拉动经济的时候，贸易出口曾经高的时候到了 31% 以上，但是这几年随着危机，贸易几乎贡献为零，负增长。但是中国仍然保持适度增长，这个对我们影响问题不大。贸易全球保护主义，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内需增长。第三个，我们要防范全球金融危机，从这三个角度我觉得如果刨除川普上台这个原因之外，最大因素应该就是全球经济危机。

赵柏基：我本来选了 1 号，第二次不能选了，选了 3 号，因为你说 1 号跟 3 号非常接近。我觉得贸易保护主义都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你看过去十几年，全球经济发展包括中国的发展，都是说在全球化的贸易，所以现在改变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对企业、对行业来讲，如果真的是发生了，短期内会发生，那那个变化会很大，那个影响也会很大。

陈启宗：我个人跟左边三位完全一样，我对贸易保护主义不担心，刚才赖总讲的非常清楚了，我再补充一点，我说 20 年前中国是 1.6 米，跟我一个高度，美国

是 2.3 米，2.3 米对 1.6 米的，不用客气。到了 10 年之前，中国 1.8 米，美国还是 2.3 米。现在中国是 2.1 米，美国是 2.3 米，过程可能很痛苦，他起来之前打扰你一下，但是我看贸易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座各位你们评论 36%，在座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认为你们是错的，所以只有历史才能证明谁对谁错。我个人投的也是跟你们几位一样，是全球的经济危机，我比较担心。

陈启宗：第四个问题，你认为人民币何时可以自由兑换？第一 2 年内，第二 5 年内，第三 10 年内，第四 10 年之后，现在开始投票。结果 2 年之内 5%，2 年到 5 年 38%，10 年之内 36%，10 年之后 21%。在座有两位是财务专家，其他有一位是事业家，但是他做的生意在海外更大。王总先来吗？

王洪章：你的四个题目我都没有按，我自己选了一个题目。

陈启宗：是什么？

王洪章：这是一个过程，人民币和何时自由兑换是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已经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相当一部分已经开放兑换了，可以开放。其实自由兑换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和条件，这是一个过程。

陈启宗：我先问赖总，你也是搞金融的。

赖小民：我也没有按，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没有时间表，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取决于全球经济的秩序和国内对人民币的开放和监管程度条件，所以也有可能比较短的时间、也有可能比较长的时间。因为现在国内在这方面的开放度不断增加，但是监管的要素困难也在增加。特别是现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个也不能简单地给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简单设定一个时间表，我觉得没有时间表。

陈启宗：宁总？

宁高宁：银行的行长都不按，我按了一个 10 年以后。中国的人民币目前能不能自由兑换是管理经济手段，它不是货币的问题，只要中国政府想要管理这个经济就不会自由兑换的，肯定不会完全自由兑换。因为按香港自由兑换的定义，我想 10 年以后中国也做不到，因为中国政府会管理经济。

陈启宗：赵总，你怎么投的？

赵柏基：金融专家都说第五个，但是我投了第三，十年内。但是我同意这是一个过程，现在的大环境下有很多改变，不是那么快的事情。

陈启宗：我个人也没有按。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里按了 6 年了，每年都不一样。我记得有一年证监会从前的副主席来这儿，他说五年内，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但是我补充了一句，你这个定义搞清楚，怎么开放法、怎么自由法，资本帐户自由度也是有灰颜色的。所以今年越来越不敢。而且我个人有点看法，我认为为什么要自由兑换？某个程度上像现在，部分已经自由兑换了。基本帐户有一部分已经是，有一部分不一定是。世界几十年是往自由方向走，特别是大爆炸，1985 年之后全球财经都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走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好多问题，97 年说你们亚洲有问题，制度不健全。到了 2008 年那一次，西方也出了问题。我认为就是自由过度了，太过头了。要是我是中国领导人的话，我也要小心。这是一个过程，完全自由就一定很好吗？可能这个问题大家要因为西方的经历，以往这 30 年从 85 年大爆炸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我们重新评估一下也说不定。

我们看看跟去年比较怎么样，好像跟去年比较，越来越现实一点。我想大概是好事。现在到台上几位嘉宾，既然你们刚才跟大家的很多意见都不一样，一定是很有高见的。现在就请教你们几个问题，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哪？从前是美国人打喷嚏，全球就感冒。现在是中国人打喷嚏，全球也感冒了。从前一个人会叫别人感冒，现在两个人可以让世界感冒。08 年之后，特别是以往这几年更是严重。大家都在看中国增长点在哪？王总，你告诉我们好不好？

王洪章：实际上中国经济还没有打喷嚏，最早的喷嚏还是美国打的，包括从次贷危机一直到现在没有好，还在蒸发。应该说中国经济增长我感觉恐怕还要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讲的是中国的内需，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韧性是很大的。而且经济增长的点是有多个点。

一个是中国 9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贫富差距很大。东部、西部差别太大了。在这个里面经济增长潜力也很大。第二，中国城镇化。中国城镇化方兴未艾，虽然最近几年增长的比较快，但是和欧洲、美国、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城镇化程度仍然很低。这个经济增长的潜力也是非常大。还有中国扶贫问题，我们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到 2020 年还要脱贫。几千万人的脱贫在国外相当于一个甚至几个国家。这个经济的增长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突出的。再加上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很多需要挖掘的地方，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点是多个点，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可选择的余地太大了。如果把中国内需问题解决了，我想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保持在 6.5% 左右。

宁高宁：我差不多在这个楼里面开了多次会，从 90 年代 92、93 年开始我也参加了差不多 20 次了，每一次都有对中国经济的评论和预测，可以说没有一次是对的。越是经济学家，越是熟悉中国、对中国研究的人越是错的多。为什么？大家都偏悲观了。每次都偏悲观。因为大家没有看懂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是一个自由经济，现在也不是计划经济，现在是一个管理经济。中国政府有很多的牌，比如汇率、利率、税率、产业政策、人口政策、金融政策，什么都可以。中国因为没有经济学，所以中国想做什么做什么。他没有规则，不会说我们一定按这个，没有这个的。本来外汇，刚才讲到自由兑换已经走了很远了。大家以为就要自由兑换了，最后回去了。为什么？服务中国经济，他不为自由而自由，所以过去讲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因为没有人研究过 13 亿人是什么样的经济，没有人研究每年有很多人去到城镇是什么样的经济，也没有人研究过这个民族是怎么样能吃苦，他可以把汇率推高，他都可以把成本降下去出口。也没有研究这个经济政府在里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每个市长、县长都是商人，最大的商人，他们会谈生意。

你们要是鼓掌的话，我要看一下我准备的还有什么东西。

再一个，全球也没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很大的驱动是外资，说中国 GNP 的话，他跟 GDP 差距很远。因为很多所有者是外面投资者，包括香港。包括中国人这几年投资创业的精神很大的焕发。最大的动力，真正最终提供中国经济成长的，今天一定转换成为内需动力。我到新公司中化后，我到了很多偏远的地方，我自己都感到非常震惊，这个地方这么偏远，怎么修了这么漂亮一条马路、一条桥，这么漂亮。这地方的人做生意的方法改变了很多。过去说中国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现在据统计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大约近 6 成。实际上住的还更多，劳动力更多。过去中国主要靠第二产业工业来驱动。现在第三产业已经超过 50% 了。我觉得中国经济起飞了，而且他自己会飞的更快。像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多悲观，我们觉得 5% 就不错了，要完蛋了。是什么东西把它搞成了 6.5%？为什么到了去年下半年就不担心了？因为是民间的，中国人这种动力可能是别人描述不了的。特

别是 13 亿人口这种经济体过去没有人研究过。我觉得下一步真正中国经济就是你不用管汇率怎么变，你不用管利率怎么变，你不用管政策怎么变，中国人本身创造力和消费力，你只要不把它打下去，他一定还会很快增长。为什么我说 7% 或 7% 以上，总理说中国经济 2017 年我们设置目标增长率为 6.5% 到 7%。说完后，他又重复了一遍 7%，告诉你是 7%，不是 6.5%。

陈启宗：大家要是没有听到总理说什么，现在宁总重复一遍，赖总。

赖小民：中国机遇就是中国的增长点在哪，我觉得中国的增长点在于三个扩大，第一个对内扩大内需，这个是庞大市场，我同意宁总讲的。13 亿人口的市场是巨大的。第二个扩大对外开展，包括“一带一路”，加大开放。第三个是对内、对外还是要扩大投资，这三点是中国 2017 年乃至未来新的增长点。判断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要搞清楚中国的经济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对中国的经济是乐观的，有的是悲观的，有的说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唱弱中国，我个人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判断是充满信心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觉得中国经济总体上用几句话可以判断，第一个是喜忧参半，喜大于忧，第二个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第三个是商机与风险同在，风险总体可控，第四个是中国经济未来保持信心，我是充满信心。也就是说 2017 年至少在 6.5-7%，我刚才是投了 6.5-7%。去年的中国经济，现在统计局数据还没有公布，但是我判断一定在 6.7% 左右。6.7% 相对于中国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好像低了一些，下行压力大，但我们定位是在合理区间。我们困难，我们下降，人家比我们更困难。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最多的时候投资占到了 80% 以上。比如 2007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增加投资，4 万亿的投资出去，9.56 万亿的信贷资金，两个车轮，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保了 2008 年的经济增长保 8，大家说的保增长就靠这种投资拉动，70-80% 的投资。这些年出口贡献是为零，过去最高到了 37%，我研究中国经济的过程，结构的调整，现在出口是负增长的。消费过去几乎是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就是投资过热，消费偏旺，内需过冷，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现象。所以我们一直在调整结构，我觉得调整结构这几年才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经济总量增加，我们的经济总量去年 6.7%，GDP 有望超过 70 万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最全球贡献是 27%，中国这几年对全球贡献 25% 左右。我想起过去毛泽东主席讲过一句话，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句话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到现在才实现了老人家的讲话，现

在中国的的确对全人类有较大贡献。联合国 190 多个国家，中国的 GDP 贡献率占了 25%，当然有较大的贡献。总量的增加，为什么中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都要感冒，中国经济的涨跌对全球经济有涨跌的作用，所以中国的机遇就是全球的福祉。

第二中国的结构调整这几年出现了很好的现象，就是由过去投资过热现在转向了，2015 年、2016 年消费第一次在 GDP 的增长贡献率 56% 以上，半壁江山的经济增长是靠内需，靠国内的消费拉动。出口负增长，贡献率不高，为什么说贸易保守主义呢？这个是单向的，不是主要的，全球金融危机才是主要的，贸易保守主义不是保护落后，搞贸易保守主义一开始是先伤害自己，然后再伤害别人。特别是现在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我主义愈演愈烈，我们这时候要更加关注全球经济的危机和全球经济的增长。

中国经济这几年的增长是好的现象，总量增加，结构调整变化，我们每年安排 1300 万人的就业，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再一个是外汇，人民币收支是总体稳定的，尽管最近人民币贬值压力相对大一些，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货币政策还是有效的。所以这几个方面大的管住了，总量增加，结构调整，就业稳定，社会稳定，人民币的对外开放，国际收支平衡，把这四个点立住了以后，中国的发展机会就可以显现了。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要加大开放，也就是当前我们又进入了新常态，怎么适应新常态，寻找新动力，实现新发展，是我们面临的课题，动力在哪？动力在改革，动力在转型，动力在扩大开放，动力在寻找新的增长点。所以我想三大扩大一定是中国增长力的所在，扩大内需，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境内外的投资，“一带一路”也是投资，包括国内还是要投资拉动，比如扶贫，国内最大的投资，下一步的增长点应该在贫困地区，2016-2020 年中国政府向全球作了一个郑重的承诺，要消灭贫困 7000 万人，现在还有 5000 万人，消灭贫困是中国对全球最大的贡献，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新的增长点。因为 5000 万贫困人口，有很多基础设施需要投资，包括道路村村通，基础设施、水电建设，这三个方面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最重要的增长点。

陈启宗：所以扶贫也是消费的一种。跟你研究一个问题，刚才你说消费达到 GDP 的 56%，我知道那应该包括公共的消费，不止是居民的消费？

赖小民：对，所有，整个的消费。政府的公共的，包括市民的。

陈启宗：市民消费不过 36%、37%，你们有没有这个数字，我知道大概是这个数字。美国是 65%、66%。差不多是他们的一半而已，要是居民的消费增加一点点，就已经相当厉害了。



赖小民：所以这个空间很厉害，要扩大内部消费，中国 13 亿人口是拉动经济的主力军。

陈启宗：工作人员我们把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打出来。赵柏基先生评述一下。

赵柏基：刚才专家说的我也非常同意。我要补充的只有一个方面，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科技快速的的增长，你看电子商务，你看移动支付，你看工业的自动化，这些都清楚的告诉我们科技创新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国家在“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也很清楚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所以国家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创新的发展。不久之前，我们 PWC 也出了一个研究报告，研究报告也很清楚说了。结果是现在有 8 项核心科技在未来几年对企业、对行业有重大的影响。那 8 个核心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增强现实，今天已经到了 MR 了，还有区块链，区块链对未来经济的业务、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影响也会很大。尚包括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今天早上也看到了机器人，机器人代替人工，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对员工的战略都有很大的影响。还有 VR，我们看到很多虚拟现实，还有 3D 打印，都会对未来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在中国，移动互联网、金融科技的发展在全球都是在比较领先的位置。比如说我们智能手机、互联网现在的覆盖率是 50%，未来几年我们要推出 5G，现在在国内有 13 个亿的手机用户，未来发展 4G，如果我们没有继续去投入、投资在新的科技里面，适当的利用科技去发展，对我们未来总体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

当然有机遇，也有很多风险，风险在哪？员工的战略、客户的互动会变成怎么样、操作的运用、人才的培养，这都是企业、行业要考虑、要改变、要好好的利用科技去把握很多很多以后的机会。科技的发展、科技创新能够扩大企业商业机会，还能够带动整体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陈启宗：一言概之就是不要小看科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王总，你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担忧的地方？特别你是搞银行的，很多人担心中国的银行风险、不良贷款太高、Fintech 对你们银行系统的影响，债转股之类的好多的说法，麻烦你给我们讲讲。

王洪章：银行不良贷款从 2007 年到现在已经有 10 年了，香港是我大概出境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每次见到媒体，问到最多的就是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应该说从过去，刚才宁总讲了一个情况，很多经济学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唱衰中国经济过去比较多，唱衰银行也比较多，包括 2007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对中国银行业不抱有信心的人也很多。但现在，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银行业仍然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体系。银行的不良贷款我总得感觉，一个是风险是可控的。

即使最近几年暴露出的不良贷款，但是不良贷款比例在国际上银行当中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相对比较低。不良贷款高发期，我感觉已经差不多过去了。建设银行我们自己判断 2015 年是不良贷款暴露最高的时候，2016 年比 2015 年新暴露的不良贷款大幅降低。2017 年我相信不良贷款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即使不良贷款加上逾期贷款，逾期贷款有的可能也会形成不良贷款，加在一起跟国际上大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是差不多的，所以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可控，所以投资者请放心，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主持人讲到大家关心的银行的债转股。刚才见到香港几个媒体，包括内地几个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也是债转股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现在中国企业的杠杆率确实很高，解决企业的杠杆率有多种方法，银行的信贷把债权转成股权，这是国家提倡的。债转股有这么几个情况，现在的债转股跟过去的债转股不一样了，过去是政策的债转股比较多，在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时候采取这个办法，而且银行不参与管理，这次债转股是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主要是银行跟企业去谈，而不是搞拉郎配，完全是市场化的。第二，这次债转股目标和过去不一样，过去主要是解决不良贷款，这次主要是降低企业杠杆率。建设银行债转股已经做了一些案例，主要出发点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现在企业杠杆率非常高，80%、90%，有的甚至是 100%，我们通过债转股方式把企业杠杆率降下来，这样给企业下一步经营创造很好的条件。当然债转股需要法制、需要制度、需要体系、还需要人才，这些我们也在不断摸索，我相信债转股推出后，中国企业杠杆率会大幅降低。现在已经有了几个成功的案例。

陈启宗：赖总，这个问题对你特别敏感，你的华融特别是要搞那些不良资产的。要是没有不良资产，就没饭吃了，华融就要关门了。

赖小民：我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董事长，是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我的主业、长项就是处理不良资产。过去 10 年前，中国政府 17 年前成立以中国华融为代表的华融东方长城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门组织 1.39 万亿不良资产一次性一笔买单，所以党中央政策非常成功，圆满完成不良资产处置任务。上次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没有带来直接影响，因为我们人民币没有开放，外汇管制比较严，所以影响不大，但是对我们提出了风险，提醒中国政府要救助好银行了，加大力度。所以中国成立了华融东方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当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 1.39 万亿，大数 1.4 万亿，不良资产全剥离掉了。华融主要跟工商银行，前后十年处理 6800 亿不良资产。支持工商银行改革发展、支持工商银行脱困，特别是防范企业包括银行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一个安全网、稳定器作用。所以资产管理公司在为这些银行打扫门前雪，清理不良、清理腐烂的不良资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工商银行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20 多万亿以上的总资产，2800 亿以上的净利润全球最赚钱最大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都在 1.5%

以下，很低。应该说有 17 年前国家一次买单给他处理 6800 亿不良贷款的，有这个直接的因素。没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大本事把将近 7000 亿不良贷款消化处理掉，只有国家才有这个能力。

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看，资产管理公司，刚才建行董事长王洪章讲的，我赞成他的观点，我们处理完 1.4 万亿不良贷款，现在不良贷款连续 14 季度增加，比例、余额都在增加，而且增加的量当初比 1.4 万亿还多，据中国银监会统计，去年余额 1.98 万亿，不良比例 1.75%，所以比例、余额都在增加。但是相对庞大 70 万亿经济体、100 多万亿银行贷款来看，226 万亿银行总资产来看，这个不良是低的。所以不用担心，中国虽然不良贷款这几年在增加，可以告诉大家，我们风险总体可控，银行内部的肌体很健康。为什么？第一，银行去年赚了 2 万亿净利润，仍然保持增长 4%。第二我们不良率仍然在 1.5% 以下。比全球发达国家经济体银行的不良率大大低得多。第三，我们抗风险能力大幅增加。银行不仅利润增加，我们拨备覆盖率也在大府增加。我们拨备商业银行国有银行主导银行拨备覆盖率去年是 170%。银监会要求 150%，中国华融自身搞不良同时，我们拨备也在增加，我的拨备覆盖率，我是在香港上市，去年 448%，拨备很高，拨备比华融是 8.6%，整个商业银行都在 2.5% 以上。从这些指标数据来看，大家不用担心中国的不良问题。更重要还有一点，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国家银行的品牌价值，中国一定不会出大的金融危机，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大家想一想，14 年前银行烂的够呛，整个国有银行亏损，不良贷款比例平均 23.5%，我在人民银行工作多年，那个时候就是管银行的，17 年前亏损的银行连国际巴塞尔监管原则指导下的 8% 的资本充足率根本做不到，银行亏损，不良率大幅增加，资本充足率几乎为零。在这么困难情况下，中国都没有出现大的危机。银行再烂，亏损再严重，中国纯朴的老百姓仍然把钱存在工农中建大银行，为什么？第一，相信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第二，相信国家银行的品牌信用，只要这个国家不倒，只要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国经济一定垮不太。特别是经济工作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段重要的讲话，把风险管控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大对风险防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政府，中央已经有很多认识、很多对策。所以今天我们银行抗风险能力增加了，比 17 年前烂银行好不知道多少倍，现在银行业尽管有一些不良贷款，但是不足以形成大的问题。

华融这几年处理不良贷款同时，自己也在转型，过去我业务很单一，十年就干一件事，处理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现在转型为银行租赁、期货、地产，以处理不良资产为主业的三大板块业务。经济逆周期，我们赚钱。经济顺周期，增长的时候我们也赚钱。我们已经很成功转入金融控股集团，已经是规模最大、利润最多、牌照最齐全、ROE 最高、总市值最大，品牌很响亮，去年进入中国 500 强企业，王洪章他们这些大银行跟资产管理公司，不可能进入 500 强。今天我们发展了，过去十年不交一分钱税，政策性机构，我 09 年交了一点 3.81%，到现在这六年

每年交 100 多亿税，在北京西城区交了 500 亿税收了。利润增长，去年上半年，2015 年利润 169.5 亿，2016 年上半年 128.5 亿，增长 30.2%，我们的增长跑赢大市、高于同业。我们银行的不良贷款得到有效的控制，管银行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也获得新生，转型创新成效很明显，我想银行基础不错，资产管理公司又专门为他做不良资产，所以再加上中国政府强有力引导，调控经济，掌控资源、配置资源，所以中国不会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我们华融坚持一句话，听党的话，跟政府走，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定会解决当前一些问题。谢谢！

陈启宗：我们这么多讲者，对于党中央最努力跟随的大概就是赖总了。

赖小民：我是充满信心的，以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充满信心。

陈启宗：宁总，这里很多问题都是问你的，我是特地从内地来听您讲的观众，请问最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各部委的工作会都提出防风险，主要是哪些领域的风险？除了金融风险还有其他风险吗？在金融领域是否意味着 M2 的增速明显下降？

宁高宁：很多，比如房地产风险，进出口也有风险，刚才王洪章董事长和赖董事长讲过了，银行的好资产肯定没有问题，不好的资产可以转股，再差的资产可以交给赖总，那就没问题了。M2 的增长已经公布了，13%，去年是 13.5% 多一点，今年少一点。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管的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这样理解它，你在其他的论坛上怎么会听到债转股这个词呢？这个词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成英文，它就是这么做了。不良资产公司，有哪个国家把 1 万多亿的资产成立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把它管好了，还变成大集团了？这没有的。

赖小民：这个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流企业才能做得到。

宁高宁：如果你永远拿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来看中国你就永远看不懂，你越是博士越完蛋，肯定是这样子的。比如今天咱们讲银行不良贷款，我记得那一年，当时戴相龙做行长的时候，90 年代中期，刚才讲到 20% 的不良资产，他一讲这个，那天所有人都吓坏了，一个银行 2-3% 的不良资产，所有人都吓坏了，但过了这么多年大家还在提，地方政府债务提了十年了，有问题吗？房地产太高了，说了十年了。如果在北京、上海哪个年轻人听了这个论坛上讲的话，他一定在北京变成最穷的人。因为你再怎么打工也不如买房子，中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它是很多因素组合起来的，有一个自己的模式，它就拿这个模式来做了。你说通货膨胀怎么办？限价，这个其他国家想不到，不准卖高，那就没有通货膨胀了，教科书上没有限价这一说。你要说出口下降了，贬值退税。你有一个经济现象，它有一个改革，把它改了，就是这样来管理经济的。2017 年哪一项是中国最大的威胁？

太多了，也可以说没有，因为和 2016 年没有什么变化，地方债务还是那么多，银行不良资产还是那么多，进出口还是那样子，房地产还是有泡沫，明年再开会还是一样，一样 7% 的增长，不用再担心。

陈启宗：下一个问题我就不用问了，关于房地产的问题，在美国 1990 年房地产的价值是 GDP 的 200%，日本 2007 年是 160%，中国四个一线城市已经到 250% 了。

宁高宁：非要拿这个来比肯定有问题，因为根本不可比，完全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人口和不同的城市布局，不同的制度，这样来比就不对了。北京的房子和上海的房子十几二十万一平米，是香港房子的 1/3，那是最贵的。但是 13 亿人，如果你把农村人口去掉，还剩 7 亿左右的城市人口，这里面大约有 1.5 亿左右是住在核心城市的，是住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线核心城市。这里面 10% 的人去买房子，可以买到比较贵的房子，就是 1500 万人。这 1500 万人买的房子如果在北京来讲，在 5 万元/平米以上的，占整个房地产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可是北京某个楼卖了 20 万元/平米，一共就一个单位，这 13 亿人算什么。现在把这个当成太贵了，实际上城市化一直在进行，人买房子一直在进行，收入也在提升，大家看到这是中国 13 亿人口很小的一部分，可能有 12 亿的人口他们的房子是很便宜的。

赖小民：我补充一个数据：现在房地产大家觉得资产泡沫是风险之一。现在我们有几大风险，不良贷款风险、流动性风险、资产泡沫风险、债务风险，外部冲击风险。这些风险，其中房地产我们要引起高度关注。房地产一方面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他也成为银行贷款重要投入的领域。还有一个问题，房地产不仅价格泡沫存在，而且杠杆，空置率比较高。统计局统计 23% 空置率。一方面很多人没有房，另一方面空置率很高。房地产存量 7.2 万亿平方米，占了银行贷款将近 21 万亿。为什么中央提出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很重要的两个领域，第一，房地产行业。第二，钢铁水泥电解铝。杠杆高、库存多的，所以这两个库存杠杆降下来的话，对整个经济健康度有巨大影响。怎么把 7.2 万亿房地产存量，特别是管好 20 多万亿房地产领域的贷款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挑战，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但是中国的房地产总体来说还是要支持它的健康发展。因为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主战场了，也是支柱产业了。不仅房地产本身，房地产上下游相关的一共 58 个行业，包括装修、钢铁水泥等等，关联度特别高。所以房地产政策一方面我们要防止它的泡沫，资产泡沫形成对经济体的内在的冲击。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简单的对房地产去采取一些打压的措施。

中国因为人口这么多，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大，一定还要支持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不要让房地产大起大落，否则首当其冲的两个领域，第一，老百姓。第二，银行。如果处理不好，这个冒起来形成新的不良，在这个领域把握，一定要注意把握一个度，支持房地产健康发展。

陈启宗：王总，你们对中国近期的外汇管制什么看法？对海外的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什么影响？另外一个相关问题，中国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到了3万亿美元左右，你担心吗？

王洪章：你提的问题，今天应该请中央银行的官员来解答。我是商业银行，解答这个问题有点勉为其难。大家也看到最近国家外汇管理局对换汇问题、汇率政策，在操作制度上和操作流程上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还没有看到整个外部制度在法律上、在政策上有重大挑战。说明外部一些政策国家并没有做本的改变。

第二，汇率也好、包括人民币贬值这个问题也好，我是这么看的。变是正常的，不变反而是不正常的。因为汇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和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连到一起的。万一有一个风吹草动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汇率，影响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不贬值，变是正常的。第二，这可能是一个阶段的，包括外管局采取流程上、办法上一些调整，我想这也不会是持续的，这可能是一些临时性措施。对中国进出口，包括人民币长期稳定我想不会有太大影响。第二，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现阶段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想也不会有长期影响。无论人民币也好，包括外汇也好，现在经济的全球化应该说国际货币包括一个本国的货币全球化应该统筹考虑这个事情。钱出去了，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出去，应该有一个回流。现在我感觉到回流远远不够。比如建设银行在海外设机构也好，支持一带一路、支持境外的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进出口贸易、包括支持企业并购，包括消费一些产品。钱出去同时应该要有渠道和机制流回到国内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里就需要钱出去应该首先考虑项目也好、进出口贸易也好，首先考虑能不能采用中国的技术，能不能采用中国的产品，能不能使用中国的劳动力。这样钱出去还可以再回来。这方面无论是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也好，还是走出去的银行也好，这方面我觉得做的还不够。所以我想大家往这方面努力，为人民币国际化、也为流出去能够回来提供一个条件和可能。这样我想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些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陈启宗：时间关系，我们就要结束了。这里还有几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回答了。一个是空气污染的问题，一个是一带一路之下，不发达地方政治风险问题。还有好多问题是问宁总的，他们对你们对外并购很有兴趣。中化集团在农业方面做了什么，还有别的在海外的投资等等，一大堆问题，对不起，没有时间了。宁总，

要是你愿意三句话回答的话，就回答三句话，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宁高宁：希望北京的空气变好吧。谢谢！

陈启宗：谢谢大家！我想每年这个环节那么受欢迎，6点了，还有那么多人在这儿，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还是机遇还是非常多的。第二，我们请来的讲者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家再为他们鼓掌。